

文学与思想丛书

Zhongxin Yu Migong

中心与迷宫

诺思洛普·弗莱的神话阐释研究

饶 静/著



人民出版社

文学与思想丛书

Zhongxin Yu Migong

中心与迷宫

诺思洛普·弗莱的神话阐释研究

饶 静/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之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心与迷宫:诺思洛普·弗莱的神话阐释研究/饶静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6

(文学与思想丛书)

ISBN 978-7-01-017756-4

I. ①中… II. ①饶… III. ①弗莱(Frye, Northrop 1912—1991)—神话—
文学研究 IV. ①I711.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4666 号

中心与迷宫:诺思洛普·弗莱的神话阐释研究

ZHONGXIN YU MIGONG NUOSILUOPU FULAI DE SHENHUA CHANSHI YANJIU

饶 静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7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17756-4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一、弗莱生平与著作简介	1
二、研究思路、结构与内容	7
第一章 规范与世界：文类的双重身份.....	15
第一节 分类、文类与叙事	20
第二节 调性、季节与元叙事	29
第三节 神话—原型批评的肯定阐释维度	48
第四节 浪漫主义、传奇与炼金术	54
第二章 权威与自由：文化批评的双重维度.....	74
第一节 作为隐喻的中心：解构视角下的伦理批评	78
第二节 皇室隐喻与精神权威	90
第三节 审美论和决定论的折中	98
第四节 语言乌托邦与教育契约	113
第三章 预示论与布道：《圣经》与文学.....	120
第一节 预示论与双面镜	122

第二节 布道与解神话：信与可信性	141
第三节 双重视野：知识与生命	160
 第四章 自然与模式：神话阐释之建构.....	166
第一节 自然的多面像	168
第二节 现代神话学与双重自然	186
第三节 双重视角下的《暴风雨》.....	202
第四节 自然、提坦性与酒神	209
 第五章 透明与障碍：批评文体及其主体.....	220
第一节 描述性语言模式与语言意识形态	221
第二节 技术、装置与意义：神话阐释的两条路径	232
第三节 被给予性：神话阐释的现象学维度	245
 结 语.....	254
 参考文献.....	264
后 记.....	276

导 论

一、弗莱生平与著作简介

论及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神话批评体系的来源，可以和很多名字和流派联系到一起，比如维柯、弗雷泽、斯宾格勒、卡西尔、荣格等等，但要找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名字，恐怕还是困难的，他们之于弗莱还都是技术性的影响。^① 弗莱乐于承认的“父亲”只有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面对他，弗莱没有弑父的冲动，他会说：“读布莱克，要么就下地狱！”^②

① 弗莱接受了维柯 *verum factum*（我们只相信我们所制造的）原则并使其成为自己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他有关语言模式的历史分期就是在维柯框架下进行的。卡西尔则帮助弗莱扩展了神话的内涵，神话不仅是语言模式的载体，更承载了文化模式。荣格侧重原型的心理起源，弗莱更关注原型的社会方面。弗雷泽和斯宾格勒均以“文学批评家”的方式写作，弗雷泽将神话看成一系列连锁的故事模式，扩展了文学的人类学纬度；而斯宾格勒则以一种整体的有机文化观影响了弗莱。有关弗莱理论的庞大来源问题，可参见 Ford Russell: *Northrop Frye on Myth*.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00; 易晓明：《诺·弗莱的大文化观：来源与表征》（一）、（二），《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2003 年第 4 期。

② G.E. Bentley, *Blake on Frye and Frye on Blake, The legacy of Northrop Frye*, Alvin A Lee and Robert D. Denham edited. 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 2004, p.180.

弗莱正是以布莱克研究者的身份开始其学术生涯的，1947年，《可怕的对称》(*Fearful Symmetry: A study of William Blake.*)终于出版，本书的撰写一共花费了13年，出版过程更是颇费周折。此书一经问世即获得了极大成功，甚至改变了布莱克研究的方向。布莱克的神秘和晦涩使其孤立，关于他一直存在着一个误解：尽管拥有美妙的天才，可惜始终在时代潮流之外，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也颇为尴尬，难以定位。对此艾略特曾这样说：“他的天才所需求的，所可悲地缺乏的，是一个公认的也是传统的观念所构成的底子，这会阻止他，使他不至于沉迷在属于他自己的那种哲学里，而且会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诗人的种种疑问方面来。”^① 布莱克是脱离传统的异数么？弗莱绝不如此认为，《可怕的对称》不仅重释了布莱克的诗歌象征世界，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布莱克和神话传统的联系。《可怕的对称》不仅是对布莱克诗歌的研究，也是对其神话来源与文学整体的理论展现。布莱克及其诗歌成为一种例证，即神话是如何为文学提供基础与结构的，文学又是如何成为神话意识的首要话语形象的。这本书不仅契合了当时的批评兴趣，也击中了深层的宗教觉醒或是存在意识。

布莱克生活的时代，英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是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为代表的启蒙经验主义哲学。布莱克则坚决反对这种认识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泛神论、再现诗学观及绘画理论。但这并不妨碍将他与一个多世纪之前英国奥古斯都时代(1650—1750)的思想观念相连接，那是英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新教传统和人文主义紧密相连，上帝之言和人类之言互为贯通。弗莱考察了这一传统，指明布莱克的诗学渊源和希伯来圣经预言传统紧密相连。在这一谱系内，布莱克对预言式的“幻象”(vision)十分重视，“幻象”不是这个世界可能会怎么样，也不是指世界平时是什么样，而是当诗人的意识处于最敏锐、最强烈的状态时，世界在其心目中呈现的面目。幻象是一种直观能力，通过诗的神谕式的语言得以传达，布莱克诗歌中的幻象常常以晦涩意象来表达，这些意象没有诸神的鲜活性

① 威廉·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杨苾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格,而是“智性的表意文字”(intellectual ideographs),^①比如 Orc, Urizen, Ololon, Zolas 等。这些“表意文字”是意象与意义的结合,取自不同的神话系统又加上了布莱克本人的再创造,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深远象征体系。

对此,一些学者将其视为一种缺陷。布莱克的诗歌充满了“误置的传统”(misplaced convention)^②,不免流于晦涩单调。弗莱却不避烦琐,详细分析了这些表意文字的来源,并指出这绝非诗人想入非非的凭空创造,也远非神秘,而是具备深刻历史文化内涵的原型组合。论及这种原型的来源时,不仅包括希伯来圣经神话传统,还有来自希腊古典神话的补充,即“《圣经》并不能穷尽上帝之言这样的感觉说明了我们称之为对位法象征主义的现象,即,非基督神话的运用,通常是古典神话,补充并形成了基督教诗歌。”^③弗莱由此勾勒了布莱克的中心神话和诗学空间:是由创造、堕落、救赎和启示所开启的四层空间,分别代表了人类处境和自然相关的四个阶段,为表达这种启示式的历史进程,布莱克以奥克(Orc)循环来象征这一进程。奥克代表着能量本身,其原型可以看作是神话中的泰坦巨人,与酒神狄奥尼索斯也有联系,拥有撒旦般的能量,其内部的骚动不安总会引发革命,这一能量要得到洛斯(Los)的想象性塑形才能获得形式。但拘禁于善/恶区分的道德主义视角则将奥克的巨大能量视为邪恶,布莱克却将奥克看作耶稣重临世间的预言,代表着想象和创造的自由,也是人类重返乐园的必经之路。但是,在阅读《可怕的对称》时,我们很难分清哪些是布莱克的观点,哪些些内容又是弗莱本人的阐释。正如布莱克“吞没”了弥尔顿一样,弗莱也“吞没”了布莱克。

1957年,弗莱出版了《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这本著作不仅奠定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基本原则,也为他赢得了

① Northrop Frye, *Fearful Symmetry: A Study of William Blak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43.

② W.H.Stevenson eds, *William Blake: Selected Poetry*, Published by Penguin Group, 1988, p.16.

③ Northrop Frye, *Fearful Symmetry: A Study of William Blak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10.

世界性声誉，原型批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在文学批评领域一度有过“三足鼎立”的局面^①。在这本著作中，弗莱努力使“批评”成为一门学科，能够被教授的不是文学，而是关于文学的知识，这就需要特定的观念框架来加以整合，这种框架只有在文学系统内部（诸如意象、常规、文类等）来寻求和确证。正是这种试图成为“科学”的诉求，使这部著作沾染了一些刻板和几乎完全错误的论断。但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在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其上接新批评，下启结构主义。他所倡导的神话—原型批评打破了新批评细读文本的作风，将批评从文本层面推向了广阔的文化与历史语境，注重文类与模式间的交流与循环，使单个作品孤立的审美特征和文学程式、常规连接起来，成为了可交流的文化单位。不过，尽管原型批评打破了单个文本的孤立权威，其基本理念仍然是审美主义的，文学被压缩成了文本间的封闭生态循环，成了基于相同主题的重复变化。

这一时期，弗莱也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批评著作，有《统一性寓言》(*Fables of Identity: studies in poetic mythology*, 1963)、《艾略特》(*T. S. Eliot*, 1963)、《世俗圣经：传奇的结构研究》(*The Secular Literature: A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Romance*, 1976)、《自然视角：莎士比亚喜剧与传奇的发展》(*A natural perspective: A development of Shakespearean comedy and Romance*, 1965)等，这些著作都从不同方面实践了原型批评的基本理念，在古典神话学视野下，作品的内在讽喻结构得到了辨认，其文学理论学科意识又被恢宏的文化视界湮没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后结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逐渐占据文学批评主导范式，文学批评逐渐转向文化批评，研究者更为关注文学同政治、历史、社会的缠绕。弗莱的批评重心也由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后者是前者的有机延伸，是文学离心力在社会层面的拓展。批评家的角色是“教育急先锋”和“传统塑造者”，弗莱更为关注批评的社会功能以及教育问

① 雷纳·韦勒克的评价，转引自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题。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批评之路》(*The Critical Path: an essay on the social context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73)、《顽固的结构》(*The Stubborn Structure*, 1965)、《世界之轴》(*Spiritus Mundi: Essays on Literature, Myth, and Society*, 1976)、《论教育》(*On Education*, 1988)等。弗莱的文化批判激励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自由的获得,是否必然要树立一个对手,将其驳倒,从而享受击破锁链的快感?这是弗莱对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一个漫画式概括,他将学生运动看作是“反抗”神话的践行者。这一反抗意识预设了一种批判性立场,弗莱的疑问是,谁来审查这一批判立场的立场并赋予权威呢?弗莱所言的精神权威实际上是一场戒律内在化过程,是自我治理。自由是在效忠而非对抗的形态中获得的,就是与精神权威的认同,而精神权威必定是秩序的隐匿重心。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弗莱又以文学批评家眼光进入了圣经研究领域,相继出版了《伟大的代码》(*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1981)、《神力的语言》(*Words with power: being a second study of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1990)。弗莱本人的思想来源,即《圣经》与布莱克的诗学世界。弗莱所认可的神话学框架,只有在《圣经》英译完成后才是可能的,其神话学框架深受英语文学经典建构的影响。弗莱的文学评论对象,集中于弥尔顿、莎士比亚、斯宾塞这样的英语经典作家,神话—原型批评之建构和基督教语言创世观又携手巩固了这一经典。《双重视野:宗教中的语言和意义》(*Double vision: Language and Meaning in Religion*, 1990)是弗莱去世后出版的著作。

《圣经》是弗莱的启蒙读物,但母亲的讲解常常拘泥于字面,《圣经》常被用来证明信仰和奇迹,这种字面意义上的阅读常常令他感到自己仿佛是被吞入鲸鱼肚子裡的约拿。弗莱声称,他后来的努力也是试图从这种字面阅读中解放出来,从而加深对神话和隐喻的理解。弗莱对《圣经》的理解深受布莱克的影响,布莱克的预言诗展现了对《圣经》意象的再造和更新,从创世到启示,《圣经》为文化模式提供了一种神话学框架。弗莱则是以批评来继续这一任务的,作为文学与批评的重要参照系,《圣经》不是教义的来源而

是故事和想象的源泉。其批评理论的两个重要术语都是从《圣经》来的，在语言模式上，《圣经》给予文学的是“布道”（kerygma），当然任何文学都不能成为布道，却拥有和布道的隐喻结构类似的在场特征；在叙述模式上，《圣经》为文学提供了“预示论”（typology），预示论原是一种解经方法，即《新约》中发生的事情都能在《旧约》中找到原型，这使得两部经书成为一体。从语言模式和叙述模式上考察圣经文本结构的做法，既是原型批评的起点，也是原型批评的产物。

弗莱的批评词汇带着浪漫主义的崇高格调，想象、象征、幻象等都是其重要批评术语，他甚至采纳了基督教四重象征来组织其批评的阐释空间，对神话叙事的坚持也使他没有创造新的批评词汇的动力和意识，他更愿意使古老的神话框架恢复活力，在“断裂”成为流行的时代里，他坚持了总体性和持续性的好古之风，其力量在于想象的语法，是经布莱克启发并得自《圣经》的神话形态学。而文学批评的实际功能之一，就是加深对神话历史的认识，从而有意识地建立起一种文化传统，“在于将创造和知识、艺术与科学、神话和概念之间已经断裂了的链接重新焊接起来。”^① 弗莱所信奉的“言”不是一个浓缩的观念中心或等级序列的至高层，而是由书写所开启的文学空间以及这一空间所映射至个人想象与群体的社会空间。

纵观弗莱一生的批评实践，“语言中心”立场非常明确，从某种程度上说，其著作都可以看作“太初有言”的注脚，“言”不仅是大写的逻各斯精神，上帝传达的信息，圣灵降临的话语等，更包括了书写、神话和隐喻所绽放的意义以及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权威之识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威与他终生信奉不疑的民主理念相融合。为了超越反讽，弗莱变成了一个裁缝师，他努力缝制一件皇帝的新装。但别说新装，就连皇帝的身体如今也不可见了。弗莱的写作并不能挽救他的根本情绪，反而成了对手们意欲攻击的那

① Northrop 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54.
(中译参见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袁宏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本书引文参考中译并有所改动，以下不再注明。)

种意识形态的化身。

二、研究思路、结构与内容

有关神话的思考或研究都不能摆脱何谓神话的追问，定义只是让事物变得相对简单的一种方式，并不能面向事物本身。有论者曾提出从形式、内容、功能和语境四个方面对神话加以涵括，从而达到一种描述性定义^①。要在弗莱的著作中寻找神话的确切定义也是徒劳的，他只是在三个层面上拓展了神话的内涵并使之成为了连接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解释模式。

神话首先是“故事”（story），包括了人类远古时期有关神祇或英雄的故事，创世神话以及各民族史诗等，具备神圣含义，这时神话和民间故事、传奇等类型相对，其母题也经常以各种变形出现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其次，就神话词源 mythos 而言，神话还是“叙事”（narrative）或“情节”（plot），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论及的“情节”（mythos）^②有相同意蕴，是一种叙事或言语模式，由具体词语结构组成，这一层含义强调了神话的叙事与时间性。此外，神话还是一种宏观的文化模式，表现为特定的信仰、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总和，这时“神话”成为了“神话体系”（mythology），任何时代都有占据主导地位的神话体系，类似于隐而不显的文化封套，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总体思维乃至感觉倾向，行使着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就神话在这三个层面的含义而言，只是一种经验分析，却张开了弗莱神话批评体系的多重维度。不过，就根本意义而言，神话还是“Word”，是大写的“逻各斯”精神。正是神话的这层含义，提供了一种超越性，并成为语言乌托邦的推

① 劳里·抗柯：《神话界定问题》，载阿兰·邓迪斯编，韩戈金译：《西方神话学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2—64 页。

② 作为一个整体悲剧包括六个重要成分，即情节（mythos）、性格（ethos）、言语（lexis）、思想（dianoia）、戏景（opsis）和唱段（melos）。（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63 页。）

动力，这种超越性被寄存在“受到意识形态表面上承认，实际却予以排斥的能动性（the excluded initiative）”^①上，“被排斥的能动性”这一拗口表达成为弗莱对神话的定位，能量位居神话的核心，能量的形式化构成了神话在文学、文化乃至文明层面的显现。

由此，文明、文化、神话或文学在弗莱的批评体系中几乎是同义的，他认为所有的人类创造活动的目的都在于将自然转化为人类文明与文化形态，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神话既是作为形式也是作为目的起作用的。批评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此进行识别。作为文学与思想的模式，神话的历史性真实或起源绝非首要问题，这种真实性的追究也没有答案，弗莱关注的是神话的现象学意义，即神话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从历史和神话意识中需要寻求的并不是某一模式可信性，而是要在传统的基本象征和隐喻中寻求和理解信仰的根基。

神话学的诞生其实也是 19 世纪科学主义发展的产物，神话学研究也可以看作古希腊“秘索斯—逻各斯”分离模式的重复，神话研究的兴盛其实是神话的失败，这种兴盛宛若被逻各斯割裂和对象化的秘索斯一般，是神话所代表的那种感觉、思考和生存方式萎缩的标志。不过，神话研究的具体范式也发生着一些变化，19 世纪的神话理论家最初将兴趣放到神话起源问题上，也把神话原始形态的历史重建作为目标；而 20 世纪之后的神话理论则将神话放到自身文化语境，考虑神话的结构和功能问题。^②早期的神话研究在方法论上偏重于经验研究，即客观化神话。这一方法来自这样的一个理论假设，即神话即使不是某人的问题，也是某一主体的实践。在一些神话学家的写作中，神话是表现他者的一种方式，神话是不同文化时空中思维不成熟

① Northrop Frye, *Words with power: being a second study of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0, p.23. (中译参见诺思洛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吴持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本书引文参考中译并有所改动，以下不再注明。)

② 参见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韩戈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的表现。比如弗雷泽认为神话是原始的，他的比较方法将诗歌和剧作解释为原始仪式的微弱回声；弗洛伊德将神话表现为病理学的，以此诊断作者的神经官能症；在此神话都是需要被超越乃至否定的东西。在神话学发展第二个阶段，这种研究方式被颠倒了。这一时期的神话研究主要探求神话的现象学意义，即神话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研究重点不仅在于辨认出神话模式，更要理解神话的经验含义。神话之所以广泛存在于文学、心理学、宗教以及社会学中，并非因为它们是原始意识的残留物，而在于其本身就是当代文化的阐明，显示了人类意识历史的某种连续性。弗莱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开展其神话批评的，神话思维构成了他思考的框架和语境。^① 尽管神话不可定义，神话莫衷一是，但尝试说出“是”的渴望是神话最深的焦虑。也许，神话之起源所包含的那种终极认同不能被抽象到“是”这一语法功能上来，但神话思维必定是一种对存在说“是”的行动，神话阐释的核心总是存在着激进的“隐喻同一”观念。

“原型批评”自诞生之初就具备跨学科、跨文化的特点，是综合了多种视角与方法的批评话语，其兼收并蓄的“独立性”只有在对话语境^②中才能彰显出来。其批评话语并不看重论证与辩驳，而是在不同话语范式间的自由穿梭，为各种看似隔阂的理论叙述营造对话空间。具体论述时，本书主要依

① 弗莱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可怕的对称》即是在圣经与古典神话的框架下重释布莱克的预言诗，打破了布莱克作为孤立诗人和传统异数的神秘主义观念，也开创了其神话批评的基础。1945年前后也有许多重要神话批评著作出版，包括荣格的《原型与集体无意识》（*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伊利亚德《比较宗教学的模式》（*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科波拉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等，《可怕的对称》与之分享了相同的历史情景及相似的论证方法，是将神话批评应用到文学批评的杰出范例。

② 弗莱对批评流派的开放态度以及对话关系更带有后现代的多元取向，而非现代主义的精英和专断意识。弗莱和巴赫金一样，虽未卷入任何批评流派具体纷争，却能促成广泛、深远的理论对话。参见王宁：《全球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161页。托多洛夫也曾指出，使弗莱的作品再现的语境是对话的语境，而不是客观研究的语境。（参见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5页。）

循两条线索来进行。一是关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与当代批评理论的互文性。这就要关注神话—原型批评诞生时所面对的理论世界,《批评的解剖》于1957年出版时,弗莱还在为“批评”应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呼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这一诉求已然成了现实。批评的学院化、体制化逐步完成,“批评理论”不仅是学院必修课,还逐渐成为学院生产并输出的商品。“原型批评”同20世纪众多批评话语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尽管本研究的基本框架是弗莱本人的神话阐释空间,但同其他批评理论比较也是推进论述的重要力量。在理论互文中,我们看到原型批评实际上处于一种十分尴尬境地,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靶子,在批评理论“政治正确”的诉求下,其批评话语几乎代表了所有的不正确的方面。

二是在理论互文的语境中,神话阐释所开启的解释学空间。原型批评试图为文学批评寻找某种普遍性的概念框架,但其绝非单纯的模式或方法论,本身就包含着阐释维度,既是深入问题的视角,也是意识的理解方式与话语的整合效力,这是由神话的多重含义承担的。弗莱神话阐释的基本建构就是以神话为起点,并使之扩展成了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解释模式,并试图复活布莱克所代表的1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精神遗产。

批评理论与神话存在着某种对立,理论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解除神话的神秘性,从而达到相对客观的批判立场。弗莱的原型批评与神话阐释则强化了这样一种意识:批评不能奢求也不可能与“神话”划清界限,反而应该比任何一种写作模式都更加意识到批评话语总是与特定的“神话”相关。批评话语并不因为与“神话”的牵连而产生被诋毁的含混性,相反,批评本身就参与了神话话语的构造。在这一过程中,批评话语试图成为元语言的冲动是一种过于自大而不能完全实现的愿望,批评只是同各种神话斗争与协商的结果。批评话语的立场与视角也受制于某种文化模式或意识形态,但这一反思并不导向某种绝对怀疑或虚无。神话阐释的激进在于,它意识到任何一种批判理论终将在构成并塑造传统的意义上认出自身。神话话语不是论证话语的反面,甚至不仅是其补充,神话的内在叙事逻辑使其潜存于一切话语之中。理论与神话在本质上是共通的,“理论这个词的希腊原义就是节日观礼

的意思，人们沉醉在阿波罗的现身中，这意味着神性之在安顿在此岸边，使人神共体，人不是神的奴仆而是神的共在物，人可以规定自己存在的性质，可以向自己提出什么是的问题。但悲剧却不允许这种阿波罗与人共在的场面，任何节日盛典都不过是神性的现时化而已。因为任何悲剧都要以神的现时化为前提，人们就只能把悲剧的起源理解为人被逐出神的周围，悲剧的存在就是被神驱逐出境的人的存在。”^① 弗莱并未在其批评话语中详细区别神话与理论的差异，不过，构成其分类起点的“mythos/dianoia”分别指向侧重听觉的叙事性与侧重视觉的观念性，两者在知觉本源上不可分割的，也构成了神话与理论意识的不同知觉根基。

《批评的解剖》出版后，英语学界有关弗莱的各种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神话—原型批评是综合性很强的体系，但这一批评方法并没有突出的个性：对结构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来说，其理论不够严格，没有充分立足于历史、事实和世界；从更为浪漫的心理视角来看，这一理论体系则过于学究气、普遍化和抽象，批评体系的建构和阅读文学的实际经验似乎毫不相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弗莱的重要性，他的著作引用率非常之高，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北美的学院批评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有关他的研究论文与著作也是卷帙浩繁，对其批评也有诸多不同评价。^② 弗莱获得了很多慷慨赞扬，但一些美誉却很少关注他究竟说了什么，赞扬本身似乎就是一种降尊屈贵，诸如“20 世纪最后一位人文主义批评家”、“弗莱的重要性”、“博爱的诗学家”等；其

① 陈春文：《回到思的事情》，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3 页。

② 罗伯特·D. 德纳姆教授在 1987 年出版的弗莱传记中，归纳了批评界对待弗莱的几种态度：（1）给弗莱一些赞扬，却很少去关注他真正说了什么；（2）令人吃惊的批驳和谩骂；（3）关于文学能否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而对弗莱产生的一些误解；反对从外部对文学作品进行价值判断，因为价值判断很难摆脱主观倾向，不免受到时代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的影响。但是，反对价值判断不代表不进行价值判断，批评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并不如批评是否有真正的原则这般重要，弗莱从未说文学批评不能进行价值判断，只是价值判断不能成为批评的前提。当批评家以价值判断为前提时，对客观知识的探求就让位给了社会价值，这样一来批评极易沦为社会价值的修辞理性化。（4）认真地对待弗莱的理论批评。A. C. Hamilton, *Northrop Frye: An Anatomy of His Critic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pp.4-7.